



金華先生文集刪

五之六

和16
805
3



16
卷



七



金華稿刪卷之五

金華 平玄中子和著

守山世子源賴寬子猛輯

中郡 田元秀俊卿校

書牘

戲擬源廷尉與江因州陳情書

源義經死罪死罪僕嘗自奉命軍門鑽燧三改乃始
得東歸也忽承嚴譴不得入關猶不能與足下執袂
而盡平生驩何言其佗輒欲引決以自白也義有不

可矣區區之心不得已遂作書以自白足下少留意
焉僕曩者謬以肺腑承之上將之任以舉太義云當
是之時皇紀既解中原猶縈而勢然平族藉相國之
餘威挾天子令諸侯諸盛皆踞百官之上家人悉握
州郡之命乃據攝陽深壁高壘東憑山河之險西控
九州之粟甲兵殷富豪俊成林將卒攘臂且莫將東
矣加以義仲狼顧京師彊梁跋扈颺奮霆擊四海駸
駸乎欲入於掌股之中也於是海內分裂其勢未嘗
不鼎足相持也僕既奉命西征去年春渡琵琶湖討義



仲義仲授首以得恢復神州直引兵而攻播陽涉險
冒難出其不意平族竟不能守浮海而逃僕亦逐之
萬里出沒風濤深蹈不測舟戰旬月平族以殲生獲
渠魁以致闕下不啻海內人民始出塗炭傳國之寶
再歸朝廷而我家不共戴天之讎報矣我公之霸業
亦成矣是則非我公神武所謂天授者僕眇眇之身
豈敢能也然天下人人以為僕忝連枝而佐馬上之
治功亦第一必有享其封土而比隆齊魯也僕自識
謏劣內省躬疚雖然妄意猶冀我公體天下之心賞

罰之公不避私親何者草創之始恟恟者尚在也馬知奸邪蠱內瑕釁隨生君臣之義既亡骨肉之恩將絕於今也蓋先公蚤指館舍僕與我公俱孤是時前朝以先人之故購僕於千金僕深避之常在山野父老往往憐其孤而飯僕以得不死僕當是時所以忍話不死者亦以先人之故也僕嘗遇異人授以兵法其人器僕謂真將種勸僕以太事僕所以不從者以我公在故也既而隨賈人鬻金者如奧州州中傾心厚待夫奧州領雄郡五十有四兵馬百萬富甲海內

而人心如此指搗立集太事可舉然僕尚不為者以我公在故也然後聞我公勃然興於關東則風雲之會千載一時志與時會天從吾願焉僕乃西征暴露二年寢食兩廢當其擐旗斬將則每以死先士破堅救危莫不垂餌虎口也僕先公之遺體千金之軀豈猶不自惜哉亦以我公在故也一朝卒然離此艱蹇跋前疐後我豈憾我公所憾者我心之不白也我豈惜歿所惜者我公之霸業未成矣悲夫悲夫銷其金鑠其骨固非一世從來遠矣周公之臣焉而在東三

年申生之子焉而就戮焉使其忠正湮沒於幽闇之中不復可見矣昔者伯牙鼓琴宮商悉諧而不能動聾父之耳西施來前飾以粉采而不能驚瞽者之觀何則內外蔽塞是彼扞格於是乎務光許由之廉無其所施孔子墨子之聖置而不可問也乃夫賜屬鏹就鳩夷則固臣之分也尚何言哉尚何言哉雖然一尺布一斗粟憾漢文於今者豈不可思乎嗚呼因州足下當中興之運荷股肱之重而阿諛面從遂止有進賢才退不肖而啟我公赫赫之明則天下後世謂

我公如何主足下如何臣也是僕之所以為我公懼為足下不取也若使我公察僕之萬一少恕其罪僕假為異物其鬼亦有休哉是足下在我公則忠臣在僕則知己矣足下察僕豈惜歿者乎烏乎僕死之日既久矣足下少留意焉臨書不堪恐懼之至

與服子遷書

子遷足下在矣中何敢自弃荼毒旨酒芥鉞美女一豎則去矣精神復玉勃然而乃發數千里之道戰兢自奉如執圭哉如捧盈哉而始刮目山東諸勝爽然

自失似不能言者數日奇哉岐岨山中經途所亘八百餘里兩山相對峻嶮錯雜緣山為道道絕則棧棧三四尺而狹二三里而長左擔者不得右二十餘里而必有一棧昂然上則出青天上帝坐可朝俛焉下則含谿懷谷焦原足極岐岨川在兩山崎嶇之間而緣道道迴則迴六七日之間如拖紳山東北陸諸水決瀼皆來合至敷原洪大滔天驚浪雷奔諸山皆高鹽嶺為最長夏被絮而寒山中皆險元山為甚絕壁負宸下臨無垠芙蓉在其南百里而高不知其高我

之高也八日而入濃州山則盡矣周道如砥水亦南而遠則出褒斜入關中之肖哉太氏儵父所賦蠶叢魚鳧之國王壘峨嶂三峽劍閣數日而盡矣何其奇乎我馬玄黃我僕痛矣踉蹌至三河州趙魏老郊迎相謂曰鳳邪麟邪其至邪其至斯也未嘗不得見也楛矢萍實商羊土妖累累滿干門有一英才時時問奇持雨具與月宿畢不雨余不佞彊顏不能不報然汗下也唯憾足下不在旁而捧腹也英才名義治字京國國老子也唯知天下有古文辭也唯知天下有

足下與余也生平口足下不置也溽暑始退意氣則奮三河州酒醇魚鮮少解客况勿為念

復滕奎州書

去年時時與子遷飲於足下如填巨壑如灌漏卮酣暢竟日不知所極典午正始黃墟林下亦無過已既而足下之歸子遷亦下帷絕游此會索莫未嘗不歎邈如山河忽拜命之辱發函申紙慰諭懇懇宛然如把臂一堂中盡平生驩乃聞貴藩世子夏五朝請足下則從而來昔游可繼不佞迺卒然而起笑與抃會

夫東都人文藪澤縫掖成市人階侯家靈蛇美則美矣肖則肖矣猶或莫若足下磊落瑰偉蟬脫時流風流於天下也擾之不濁澄之不清汪汪乎唯其能容唯其能容所以從游于吾二三兄弟而所以風流于天下也不佞邊鄙之人不嫻禮義促中小心加以酒與嬾遂至令禮法之士仇讎側目相謂聞所聞來見所見去也何圖海畔逐臭之夫土石不棄遂使不佞得廁友籍之後過蒙光寵其意誠不可測哉子遷亦往往稱足下旁通焉可而少怪蓋子遷命世之才山

金華集卷之五
斗海內猶且景慕足下不置不佞豈獨黨之為也再
會在百餘日之間延頸以俟條魚數頭千里謹拜厚
意是則濃水之珍不佞夙有北游之志對膳恍忽焚
寐岐阜舟中釣竿之下云

與服子遷書

吾輩何所不為也先夸父而窮日暘谷而虞淵何所
不為也而數十年之間交游索落初冬之火足下四
壁亦不立次公既歸于西海東壁之墓有宿草秀緯
夫王孫而不能自食伯曄已就羈絆余不佞玄中齷

齷末技彫蟲而自畫吾輩亦有所不為也越公布衣
之驪十餘年一日其勝者不可不與俱其不如者不
可不與俱其輩者不可不與俱人代過隙動如山河
今而不飲明日何之有也解事哉越公亟稱西臺侯
近者與子遷游游則飄然換其骨而出九霄之上焉
余不佞五六年前詣其門見其內與外戰於今不知
瘦肥之孰落也雖斯之未能信子遷何所不為也太
氏洗世俗之腸揮日之力子遷之化何所不為也一
之日寒甚太夫人無恙否

與玄海上人書

昨子遷携足下之書及近作數首并崎陽諸名家之詩若干篇來二人者與俱秉燭而讀乃審上人足下道體無恙其氣既吞海以西單騎以馳藝苑其目無敵雖千萬人往矣貴育哉則其放猛虎而攻羣羊牙子遷與余指諸掌上不亦愉快乎夫崎陽者西東之交萬國輻湊五都之貨畢陳汝陽之稼不啻清人恒來而逐什一有知盡能索耳終不餘力而讓財矣士人亦齷齪乎廢著乾沒仰機利而食於是乎象晉為

庠序典謨不齒何知仁義已嚮利者為有德則其一
二巨擘言詩言文其所藉重者清國獨已清者何也
西戎敗周五胡偏南遼金蒙古韃滿代明乃掃先王
郁郁之文而為淳維畜牧之政吾道塗炭斯文晦食
莫極焉以渠視我我東方至治之極鄰國相望雞狗
之聲相聞民至老死而不相往來是以清之與我臭
味亦異渾酪之於沆瀣薰蕕霄壤則是上人足下之
於西肥亦不足以怪也道本和尚詩數首妙甚枯槁
瀟灑不立文字而立高僧哉謙光和尚一太見識不

翅厚善足下回護吾黨唯其如薛居州何哉盛哉文中王足下之文而足下之道足下遂忘於吾二三兄弟二三兄弟亦忘於足下道之忘也形之忘也各其所相知忘所相知已徂來先生益壯依然歎曰期月可已子遷諄諄不已動比吾老彭云秀緯一日千里不可追伯曄清如白璧雄視無人余不佞病癩益廢人事釐酒獨無恙勿為念

與君瑞越君書

先生獨謂余為貧也為時有利不利也恬乎不復怪

二十年一日過辱高誼玄中無狀愈益特越石父之所恃而獨未至不為尊面作計殆幸已疇昔貴莊之飲百觚之量窮矣玉山既倒籃輿歸家而臥昏然不知也夜半睡覺恍爾以為猶在貴筵杯勺之間乃頻呼先生呼子遷呼酒呼琴家人驚而相聚為顛為醉醫禱是謀既而始覺往之甚醉童子隅坐而執燭乃問曰有甚於此者桀紂忘身何謂也余不能對以告

與源京國書

與足下別後新歲復至僕舊病愈甚日夜擁爐而臥

金華集卷之五
恍惚恒思貴邦之勝僕昔嘗陪從先侯數探三河之
勝卓然振衣而上鳳來之巔寧莫不小魯乎飄馬方
駕以觀碧海之潮豈非難為水乎賜宴彌日濫吹曠
年動過平原十日之數非限河朔三伏之期當此之
時耳目之所充口腹之所奉人間娛樂極矣及此每
病廢家居杜門灌園竊以為如是者足以遂志願也
既而時之與勢不可得已遂為一諸侯所奪仕塗齷
齷箕穎之志亦荒矣而後先侯既捐館舍君侯新立
君侯文雅之性不以僕謏劣而弃舊故時時蒙延納

數侍講遊之末過荷眷顧寵光無極何啻死灰之復
燃安知故態之易發乃無侯生尺寸之效屢辱信陵
虛左之遇客歲君侯就國足下亦從而西僕豈敢不
欲操觚授簡侍從五馬之後鼓吹道路乎但恨羈馱
在前阜棧以絆馬能伸千里之足徒寄北風之念天
貽伊阻無由縮地勝心先窮非無勝具闐寂長宇一
室悵然追思昔游少壯不復隙駒疾馳齒髮始衰誰
能不慨然而悲乃起強浮太白家醞甚薄數鍾不足
以解憂率爾思貴邦之醇醇若一下壯氣亦發乃迎

同志者與俱酣暢驪然談貴邦之勝則指諸掌上焉
得非如上鳳來觀碧海奏末技於君侯之前而握手
於足下乎冀足下以告君侯君侯豈有意乎非比考
叔之羹子公欲染指鄭侯何擬曼倩之肉陶令唯待
賜王弘瓊俚鄙倍稍近褻嫚唐突之求恃愛無憚能
不得罪貴邦乎恐懼恐懼

復于士茹書

犬豚之輩有河魚腹之事數日戰兢坐困醫藥之中
無聊不可言已昨日子遷病後始來神色未玉二人

者不樂與俱歎息以吾輩而當吾世敬帝自饗不徒
無益於殿最命與時隨人壽幾何病瘦憂患而無日
哉時滕生西游而歸乃致其所齋尊書并紅玉杯再
拜發函光彩燦爛滿于一堂乃遂命酒覆酌以足下
之書而下足下之杯死灰不復燃乎二人者勃焉故
態大發奮囊低叩頓足起舞罵詈嬉嫚旁若無人不
知其不可也豈非士茹之賜乎故謝厚意乃審足下
之歸出於涯涘觀於大海愈益小天下之狀愉快甚
足下唯夜半而所負邪乃我同盟盟府之藏造化之

金華秘冊 卷之五
秘藏舟於壑藏山於澤則唯士茹之力邪赤手而東
單騎而西奮臂一呼颺過霆擊衆楚之味皆廢於前
駸駸乎將勝天下風靡之士也夫西都之於文學天
性使然齊魯莫若則其一變殆庶幾乎余與子遷時
時西望於邑有狩於士茹云日者始見江山人于神
足寺酒後適下之藥石之子瞑眩未醒氣息奄奄而
歸矣渠豈得不謂玄中也者鳩毒也不可懷也呵呵
雖然之子亦季世之奇物不立文字而立隱君子之
本色也秋暑如燬老病甚憊州州不悉

復于士茹書

春初辱手教不佞病癩至今不奉答魯人之臯疇執
其咎乃聞足下既已奮然樹其幟時時與同人講經
國之事媮快何極不知京洛之間一掃靡然蓋歸乎
來邪俗儒黠桀落膽而不息說甲奔冰惴惴相引去
邪猶或魏田父之得玉邪惶怖之不堪聚族而閉其
戶邪夫西家之鄰夫子邪不可以問夫子邪亦何限
則知京洛之大庶矣哉既富矣有何蔑有愈益知其
山川之勝天下莫之與京也日夜恍惚夢寐峨臯四

明宇治水雲縹渺之間耳前諭過蒙獎譽以余使酒
難近宥怒見推林下諸公之風不佞強顏未嘗不赧
然汗下也蓋古人之於酒其意豈在區區米汁之間
乎乃其傲儻非常命世自命而衰阨之運匪我愆期
退而篲門圭竇數年之不宴厄酒自勞沈酒遺世則
其所登假襲氣母已若不佞不然口腹所奉哺啜是
謀景升千斤之牛食之浮人執粗而不臧襲無欲清
之人何以能當古人之酒也前諭猶其所許不佞獨
酒乎雖則不以下體哉豈竊規不佞乎則是君子之

言微而婉志而晦遂乃知有微意之在也不佞終身
守之耳不佞舊病未已疎嬾亦極杜門而謙絕交游
雖同盟諸君不相見數年邈焉與世相距服子遷獨
時時往來十餘年一日二人者動相謂曰治於高俟
亦或頗已酒後顛倒豈阿其所好乎近聞玄海師復
西矣自是遊戲三昧沐疾風掃暴雨若其勞何已說
應師蚤嫺服家之陽春不知京洛之間和者幾人也
江山人闊焉無聞豈屏氣似不息者哉是則足父攝
齋升堂之事山人用之嵐山乎呵呵長公鉛槧無恙

金華秘冊 卷之四
否莫足下一致聲不備

復玄海師書

客歲裁書附肥人之歸西肥之道四千里而迹大海環其間海若一作色天崩地裂似神而非者三乃遂湮沒於阿堵之中邪肥人豈達者邪其或者鼓柁曰浮者自浮沈者自沈我不能作致書郵邪至今二年回音無聞何以慰願言之懷時當秋暑抱舊病而臥雲箋忽致自芝南慰諭懇懇雅量之所容溢於文辭恣然汗下霍然病已吳客之言不啻裁乃審上人春

初蟬脫西肥鷹揚五畿之間大丈夫之壯游哉過歸鴈於碣石軼鷓鴣於姑餘縱矢躡風轍周天下乃以我臭味當天天下臭味與天下差池而後自信自守雖墨守不過不可以天下攻也近作數首其勢森然不可當登龍門探禹穴者之流亞亦豈得不謂有江山之助乎不佞劣劣依舊敝廬再罹災移居郭北杜門謝絕交游梅柳二株蘿浮蕪菁數畝足以抱甕何管仲樂毅之有也間者有西京一奇士于之鑒字士茹者海畔逐臭不遠千里而來軟血護園而歸矣之子

知上人於吾輩其意輒嚮上人一見未嘗不嘆相得
晚也蒙嘉貺文房諸珍極佳毛穎殊妙甚且莫國士
遇之白楮紅楮雅甚酒後詩偶成命之諸珍弇州所
謂腕中之鬼惴惴引去謂何敬謙厚意

答安澹泊書

余不佞鴛下狼疾之人日者謬不揣臭味之差池卒
然而萎薄技聊以塞折枝之責云意者其黃吻乳臭
焉能莫不取大方之笑猶或與俳倡同侪先生之酒
以展嬾婉則亦足矣何圖先生假借顏色數百里之

道拜命之辱雖則汪汪之所容不以下體哉自反而
甚疚汗下不已乃始得審聞貴藩作史結構之艱拮
据蓄祖綉繆弗置一簣為山體裁乃備微意以寓義
公立志與日月不朽史臣奉命用心之勤也遂迺知
是史之所以超軼千古而天下藝文莫之與京也蓋
夫異國之史往往皆一人之所修而稱成一家之言
子長者千古良史也則其一人之所修乎衆妙之門
不可以兼乎孟堅乃有頗謬於聖人之譏也甚矣史
之難也貴藩之史獨歷濟濟多士數百人之手假以

全華新刊 卷之五
歲月之久則其所監也其所損益也豈其千狐之腋也寡固不可敵衆也班馬諸史未嘗不報然於地下也余來東都後十餘年乃稍稍得誦貴藩館中諸名公詩若文若干首則余之所未學不得而名之迺探之藝苑而求其肖上之典謨誓誥六籍之所弗有下之子史百家野史稗官上下數千年縱橫數方里異國之文唯無其所彷彿焉則獨在日本水藩諸君堂堂之間而不可以比之寰外之辭已奇異哉况聞先生將種非常早年傾心而嚮文學豈長袖之善舞乎

未如之何乎則遂超然脫穎三千之士擢爵大夫將新軍乃其家法鷹揚之風奮然復振而後深賤書生尋爽揖讓絃歌之習東人曠悍擲弃而編之醫卜者晚年遂不以文人自居也所謂出將入相者獨有先生哉貴藩何其盛乎蓋貴藩之於我推息之所封昭穆之所設魯衛不啻我公焉得不買餘勇乎則往往藉其波及以為榮云余不佞幸不為先生遐弃則雖未能執謁而接一日雅千里神交書牘往來不獨不佞之榮也敝邑亦足以生光輝也臨書惶惶不知所

謝初拜來書不佞狂愚妄意以為玄中雖驚下乎不
可以與籍湜為伍先生何其言之容易乎數日反復
始知有微意之在則是圯上老人之所以孺子子房
而深折少年豪英之氣使其為王者師也有是哉子
車氏不肖教誨數百里之道再拜稽首敬奉教冬初
未寒都下菊始華想貴園秋香紛紜先生雅歌投壺
陶然於其間之狀未嘗不神飛碧於亭也聞者我世
子朝夕視膳之暇開園栽菊近得西京之種數品中
有大極殿王昭君山吹瀨三種甚佳大極殿花極大

苟得其養則徑至尺云王昭君潔白美而艷豈稱名
之情乎山吹瀨正黃單而清菊之面目哉先生豈有
意乎豈有意乎先生若以書請之不佞敢不為之紹
介乎不備友人近袖貴藩小宮山生所著江戶賦一
篇來不佞卒業歎曰是則貴藩之珍無所彷彿於異
國之文也唯恨是賦不使祭酒林公序也若一併序
愈益天下之奇物都下之紙如何哉不知先生讀否

與玄海師書

日者辱嘉貺再拜謹置坐右宛乎光彩滿室豈是毫

金華秘冊 卷之五
光射大千之外與摩羅寶珠燦爛相映乎不知所謝
上人己出閻浮塵紛之表一衣一鉢不三宿桑下而
猶不能割愛於吾輩乎以山斗之高庇行潦之汚自
非有宿因緣眷顧何得至此乎維時屬深秋桂樹叢
生岷阜之幽偃蹇連蜷援抗羣嘯上人乃趺坐其間
是生滅法生滅為樂南面王亦莫如也不佞劣劣鄙
倍日甚一日蝸牛角上之爭齷齪朝四暮三耳而不
知何物為彼何物為此我而我亦安在况性多病年
過四十齒髮日衰五六年前態萬不存一含飴弄兒

殘喘無幾雖然膏肓之癖時時或發乃遂啣濁醪讀
離騷每誦小山之詞忽焉思上人未嘗不三復歸來
山中不可久留是則鄙人獻芹之腸聊以懺悔

與安澹泊書

澗焉不問臘伏復換貴園近日之狀如何老蒼園紅
藥欄既已竣事涼月榭採蓮步豈為政乎恭惟先生
將相之業出則羔羊秀蛇入則申申燕居優哉游哉
聊以卒歲先生有焉不佞春初足疾復發衛足不如
葵齷齪以就藥餌是時物子易簣力病走喪五斗之

所絆未能廬於冢上而新服心喪哭泣未收加之豚
兒輩患痘一兒起一兒臥三子更皆危險繼而老毒
嘔血殆乎將鼓盆而歌老奴患痢危急殊甚呻吟之
聲囂然滿于室一春坐困醫藥之中竟被氣懾至今
病悸偶得先生擬豐臣公討惟任光秀檄捧誦三四
過勃然神王陳孔璋之辭不啻哉大抵今文人家誦
戶傳號稱大家要之曼然不似異國之言唯其不勞
介葛廬者幾希矣是其風氣之所使然邪或其草木
之臭味邪不唯不嫻六籍先秦之辭建安六朝對偶

四六之文悉皆束之高閣瓦石不顧而弱宋明末語
錄稗官蘓黃袁鍾掃除古言鄙倍以行則能入東人
之腸釀風氣之所固有而文而詩安能有皓然洗鴟
舌之習者乎先生之文獨卓然異於時流則深思其
所淵源愈益不堪景慕辨對問貴評甚當濱川生之
奇不可言天地之大無所不有哉近一諸侯惠酒則
其土之產也此之攝南諸邑之釀香烈不讓風韻稍
下乃分之先生先生博物如之何品題數百里之道
轉漕甚艱則不能多分豈得不謂餅之盡矣維罍之

恥呵呵岡仲錫無恙否客歲貽書併贈言一首至今
無回音交態反復自苦而然何其怪焉溽暑如燬千
金自重

不與田俊卿書

計然策七足下用其幾乎釣竿扁舟亦得無不在於
其數乎處士橫議申屠蟠拂衣秋風一起季鷹以臧
君子獨見其幾未可見後之無憾前已備之於足下
如何

金華稿刪卷之五終

金華稿刪卷之六

金華 平玄中子和著

守山世子源賴寬子猛輯

中郡 田元秀俊卿校

記

游高濱記

甲辰暮春刈谷侯就國侯好客余乃從而西舍客館
百餘日其封內多名山川未嘗暇應接云其國老子
源京國敏而好學其筑泰亭田子信皆奇士也朝

文 游高濱

金華稿刪卷之五終
恥呵呵岡仲錫無恙否客歲貽書併贈言一首至今
無回音交態反復自苦而然何其怪焉溽暑如熾千
金自重

與田俊卿書

計然策七足下用其幾乎釣竿扁舟亦得無不在於
其數乎處士橫議申屠蟠拂衣秋風一起李鷹以
君子獨見其幾味可見後之無憾前已備之於足下
如何

金華稿刪卷之五終

金華稿刪卷之六

金華

平玄中子和著

守山世子源賴寬子猛輯

中郡

田元秀俊卿校

記

游高濱記

甲辰暮春刈谷侯就國侯好客余乃從而西舍客館
百餘日其封內多名山川未嘗暇應接云其國老子
源京國敏而好學其子筑泰亨田子信皆奇士也朝

文
游高濱記

金華稿刪卷之六

金華高剛 卷之二
夕余客館而受業一燕間京國盛稱高濱之勝泰
亨子信亦從傍贊成余勃焉神飛輒約詰旦與俱游
夜半雨且而不止三子蓐食來壯氣勃勃相謂曰雨
行邪以蓑笠邪亦益奇邪余乃以風雨不出辭後三
日雨新晴京國先來攝衣奮臂而前曰今日而不能
游乎何日而能游乎泰亨子信亦來前後相率而發
左清水門行二里謁稻荷之祠祠臨水在松林之中
出祠數十步抵一原灣走一力而買舟載酒數石炊
具釣具及琴棋筆研日午放舟蓋刈谷在參尾二州

之交二京要路之津大川亘八九里環後郭而東東
三十五里入于海海潮往來其間瀆濼滔天川以南
維尾州也其山層疊沿川碁置峻險鬱律若翔若躡
觸石吐雲丹氣為霞邇焉八九里遐焉百餘里蒼翠
紺碧非一也下一原灣四五里許北岸數百仞峭壁
斗懸其巔古槐老松茂鬱撐天佛龕在其間午鐘時
聞畫棟粉壁隱見如畫里許而峭壁窮下得大隄夾
隄種垂柳數千株繁陰纏綿不知幾張緒當年也繫
舟登隄隄以北美田萬頃其稼如雲就田間取一徑

左折數百步轉過茂林密樹之中度孤鳥橋山道崔
嵬凡數十折危石接踵潤滑不受履左推右挽攀竹
木上則得寺門門榜曰楞嚴禪寺蓋鄉舟中之所望
也寺僧與泰亭相善燒筍炊糜而迎泰亭與僧談西
來意疊疊數千言如飛屑京國不解禪頗思酒呼其
所齋勸余盡三巨觥遂乃自浮傲然相笑曰三塗八
難人之所不免周妻何肉兩我之有而酒之加耳盤
桓久之出寺門北下長坂是其正路也下二里餘抵
深見邑其中裒然卉木蒼鬱樓屋相屬是大豪大岡

氏之莊也大岡有素封之稱好土木聚奇花參尾二
州之間稱名園無過於此者余嘗聞其所以為富與
所以處富也過其門而不入直傍田間南數里至舟
之時時義石生以短筏携具延余隄柳樹下班荆行
酒沃野後闢大川前抱諸山隔水突出藹藹然皆入
杯酒之中興益酣酒亦益酣不覺日光方浴虞淵義
石歸矣余與三子秉燭登舟東十餘里舟泊御垣江
二更月出雙鸞峯之上諸峯參差燦爛相映江水得
月愈清愈森漫四顧在鏡中坐也余與京國賦詩

且歌且和秦亨鼓琴音劉亮與江聲相應豈得無
務湘靈乎子信倚舷而釣獲巨魚數十頭作膾作羹
妙不可言甚佐酒不覺下數升村雞遠報曉寒侵人
余先入蓬底而卧三子從矣舟中皆醉童僕舟子悉
皆無不如泥者明日蚤起掬江水而漱宿醒忽醒乃
發舟下十里許過輿志濱觀漁人捕魚網罟大六七
里直絕長江漁舟數十艘散而下之聚而舉之海錯
如拾假令滅僖伯在不可不稱快哉又東十里抵高
濱乃大川入海之所其邑千餘戶面海而家其土極

膏腴加以漁鹽海漕達四方千里如比隣鬻者魚羸
求者不遺家鳴鐘人鼎食真樂土哉予與三子登岸
東行數百步藉草觀海元氣之所鼓舞陰陽瀆淪天
輪軼地軸拔不知其所際限是日也天氣融朗微風
不起灝澄雲晴海色如寤然猶波濤之所激盪潮汐
之所嘘喻來如連山似神而非豈非天下之怪異奇
觀乎顧夫疾風怒濤之日橫暴之極如怒如振聲為
雷鼓天崩地裂不知所終枚叔有何七乎玄虛莫或
遑其賦乎諸子皆爽然自失似不息者高濱長楊弓

金華秘冊 卷之十一
聞余輩至，倒屣而來。於其廬，邑中父老相聚曰：長
有貴客携魚酒而來，蓋京國國老子世有政蹟，是以
其民奔走不置云。揚弓廬在邑北，其地爽塏，修竹數
十畝，其中盤曲為徑，斜通柴門，堂宇簡古，彩色不施。
醑釀為藥，茉莉紫藤編次為藩籬，所至如錦屏，乃設
宴園中，擊鮮治具。南臨大海，北望安文山，山距高濱
十五里而遠，高不下千餘仞，形如岸幘，坐客仰視，爽
氣排排然可結。余乃勃焉興發，欲探其巔。諸子酩酊
難之，予曰：諸君疇昔之樂智者之事極矣，豈獨得無

樂仁者之樂乎？楊弓子揚陸請從，諸子亦曰：先生不
可以已乎？余小子何敢嗇勝具乎？乃相從而出。過明
月岡，稍北折，傍林藪而行，十里許，得赤石里，又北四
五里，抵安文村，經澗道而入山，得亢龍泉，泉湧於斷
巖之間，下灌於澗，高四五丈，是日宿雨，後泉水漲，落
瀑布不啻山道險絕，不容足，相扶掖上，雖榛荆披面，
藤蔓繭足，不復顧也。上三里許，得奇石橫於道，大十
餘步，形如屋宇，色如翠羽，其後有二大石當道，並立
勢如洞門，過之則得石磴百餘步，達絕頂，絕頂置觀

音大士之祠方可三。七。易釋空海之所創云出祠東
南臨大海水乎雲平波漫無窮異國寰外唯其所一
葦已北則美濃信濃西南則伊勢尾張名山奇峰指
眇諸掌上也諸子皆撫掌稱奇觀佇立不能去少選
山麓滂乎出雲楊陸曰是雷雨之徵也急促而歸下
山道未數百步疾雷殷發迅雨如注沮洳踉蹌走
安丈村入道傍農家抱薪爇火對竈燎衣諸子皆曰
焉用聖人雨行何以聖為余輒然笑曰諸君安知以
國之蠹令倍其賦也會楊弓以肩輿迎至其廬則夜

過初鼓雨已晴諸子上堂先呼酒余知其不可當竊
避其鋒稱牙痛發直入楊陸之書齋易衣履而宿楊
陸請書齋記辭色甚厚不能辭遂書以與時過夜半
諸子猶在楊弓堂豪飲自若高談劇論隔廊而聞明
日諸子病醒晏起楊弓請以五斗解諸君醒余乃
其不信宿則不止遂奮而起輒就舟午後揚帆舟發
則經疇昔之所經山川愈孰愈奇子信停舟而釣竟
不獲一魚擲竿曰果如人言再來不直一文錢遂探
蓬底出碁局余平生輸二道是日殆為敵手舟中皆

相笑曰奕亦有江山之助哉過哺舟抵于平原灣與三子別蓋是游不過三日不出四十里擅極山海之壯觀時與入合境與神遇夫三河

神祖龍飛之地靈祇之所保綏星宿之所陳衛此諸東漢之南都一草一木寸土片石何嘗不出我白水真人之餘澤也名山鬱出大澤渺敞豈翅生龍蛇乎是以知其勝之異于海內云享保甲辰四月十九日記

海雪游記

久矣余之夢寐於海雪之勝也乃天之弗雨三閱月都下風塵而霾雨猶且不可得而况雪乎歲庚辛之交余僑廬火越十有一日守秀緯之居亦火二人者相逢乎途而笑何造物之見忌至斯極哉有奇福者必有奇禍顧文人百六何所徼其福邪二十二日大雪則災之已罹未罹者皆驩然乎不復罹焉余亦拍掌大叫福果奇哉乃拉秀緯而往滕維迪從買一舩艫于大橋之下載以酒篙工操之如飛夾岸瓊屋瑤舍亦向後飛也轉盼之間過三叉口而為渺粟乎鏡

金華集卷之五
中矣。紆紆乎哉，飄蕭也邪？四顧上下，莫不皆爾。俯舷
馬則花絮從濤底來，邪仰之疑，彼海龍王如意寶所
雨者如此，其夥矣。福果奇哉，造物亦何忌我乎？大氏
觀乎雪，莫如樓馬而奈其不可行，何行乎雪？筇則疲
且齷齪哉，輻雖逸乎，奈其獨何皆不速也。馬速哉，不
亦勞乎？唯舟以樓行邪，况可以偕游乎？廣莫之中，可
以同賞乎？千里之外，樓莫若也。賞乎海者，以春邪，晴
漣文漪媚則媚矣，何所得花柳以稱春哉？以月邪，擊
空明泝流光，乃歎於繽紛之觀哉。故賞海以雪者，兼

月花之美，重之以壯思。今我儕又益壯之以酒，更酌
以敵寒，雪益甚，則益酌，弗已。酒盡焉，而二人者皆醉
矣。乃相與藉臥于蓬中，而不知篙工之載我以還也。
論

伍員論

昔者伍員數諫吳王，吳王怒而殺伍員。世皆悲員之
冤忠而不見答。云：平子曰：夫衆之所惡乎？君之所好
乎？以君之所好乎？衆不敢改其所惡乎？衆之所好乎？
君之所惡乎？以君之所惡乎？衆不敢改其所好乎？衆

之好惡唯出于天刑賞之分以定矣蓋員羈旅於吳一朝富貴居於卿相之上而其將不免也久矣豈其在賜屬鏤之日而太宰嚭能為之乎乃見其所以得君也又見其所以為吳也又見其所以屬後也則刑賞之分以定矣初員脫身於楚與兄尚決而來于吳遂干公子光光亦奸猾不為其所賣員乃知光之有佗志退而陰謀薦鱄設諸是以光得擅其不軌弑僚而自立吳若微員也則未可得鱄設諸也未可得鱄設諸也則魚中之劍亦未可施也以臣也殺君以

庶也殺適為謀王者不亦甚乎異哉員之所以得君也一時吳人切齒側目誰復不欲甘心於員也而後員日貴寵舉國以聽威福唯其所欲當是時員以千里之吳乃遂不能熄兵釋甲唯德是樹大焉王小焉霸南朝閩越西來荆楚及中原淮水之北靡不靡然而嚮風歲時述職臣妾于我也倒行逆施以逞其宿志大舉伐楚數年而拔鄢郢掘平王之墓鞭其尸三百內報私讐而自快外結怨於諸侯而攻伐日尋年喪人父兄月斃人子弟異哉員之所以為吳也一時

金華系冊 卷之六
吳人切齒側目誰復不欲甘心於員也臣聞
病創而卒于軍中夫差新立夫差素知君之所好乎
又知衆之所惡乎大鷹以待虎狼以畜何股肱之相
信也員迺鞅鞅不樂動出怨言屬其子於齊鮑牧齊
者吳之仇讐也如何其一朝不合見君如土芥遂私
佗邦以為子孫之計夫人臣不踰疆而私交古之制
也况君之仇讐乎員數世委質而臣於楚一旦卒然
忍於有舊之楚安知其不忍於新附之吳乎異哉員
之所以屬後也一時吳人切齒側目誰復不欲甘心

於員也衆之好惡唯出于天刑賞之分以定矣員之
將不免也久矣是以齧亦得其間而讒入夫差曰微
子之言吾亦疑之員乃就戮悲夫雖然員奇偉非常
以匹夫至鞭王侯毅然烈丈夫哉若使夫差自挹抑
而聽其計泰伯之墟豈為沼乎員亦當夫差新立之
時少回剛愎猶或出五湖扁舟之策邪螻蟻不可以
染其喙邪不亦惜乎

墓碣

吉田慎齋墓碣

金華初冊卷之六
水藩故侍醫吉田君諱訥言字子敏號慎齋其先戶
次氏世仕于藩而顯君少多病喜方術乃師事藩大
醫法橋吉田林庵林庵以為不如林庵無子以君為
嗣迺冒其姓林庵老而懷卡急而好潔日鞭答家人
君泣而侍側燭至三跋不命則不敢坐不命則不敢
食諄諄焉唯謹林庵卒飭粥不下數日哀毀過禮鄰
里皆稱其孝天性也乃其親戚昏媼老弱相率聚於
君之所者數十口冠者昏者葬者祭者仕者處者悉
皆出于君也當是時藩夫人幼待年在翁主之邸水

潦之不時疾數作邸中寒心官醫相聚而蹙額不知
所出君獨從容曰瘠則甚矣血脉未亂易為已乃取
禁方而進霍然則已而後藩人益信經驗亦益多門
乃為市豈其神邪道進於技邪藩人賴其靈邪其聲
遂勃焉聞于都下一時王侯士庶不愛重糶使者爭
迎則君可為巨萬之富而貧愈甚君性好施予振廢
滯賓客故人凡游其門者緩急皆解于君而君遂無
德色汲汲焉猶懼其共困乏之不給也是以名亦益
彰奔命日罷玩好皆廢好古之癖猶未能廢時時從

金華系冊 卷之六
護園社中之士而游焉君又旁善和歌而晚季蒞爾
之風弗取猶詩家之不下大曆云娶與山氏生男篤
親與山氏先卒君以享保乙巳秋九月丙辰卒年四
十有九葬大雄佛寺先塋之側銘曰日月以培兮唯
其所施有恒邪神兮可言巫醫

藤處士墓碣

處士姓加藤諱吉重號如雪父曰政重其先羽州人
世仕最上侯最上滅政重迺出羽州則來仕三浦侯
于野州壬生以其長於兵技三浦侯器之以將火器

隊娶相馬氏生吉秀及處士政重卒吉秀亦精於兵
乃將火器隊方三浦侯徙封於延陵處士從吉秀如
延陵吉秀卒于吉達幼乃育於處士而襲吉秀之秩
亦將火器隊稱藩之爪牙蓋處士之功也正德中三
浦侯復徙于刈谷處士來刈谷處士為人謙讓下人
清廉不苟容人或其所介而生貴愈益恭禮下之邑
中賢豪人人自恥挹降莫之與抗也處士沒世不言
祿貧賤自安園基灌園晏如竟日處士多能無所不
學而父兄之所傳火技及鎗皆極其妙藩之士大夫

講武者悉集其門處士亦不浚拒諄諄焉誨之士大
 夫傾心而守之將尸而祝之也是歲享保乙巳春二
 月丁卯處士以疾卒于寢年七十三葬刈谷城南長
 遠寺門人將乞余言而勒石銘曰不盈何失水而不
 溢謙讓則之神之所歆

金華稿刪卷之六終

安永丙申年九月丁亥水寫

